



张小花◎著



我，小强，没招谁没惹谁，被一个名叫刘老六的神仙老头忽悠成了神仙预备役，也就是见习神仙，专门接待穿越而来的历史大佬。

育才文武学校参加全国武术大赛，为了不使身份暴露，来历不明的好汉只得装傻充愣，笑料不断。怎料方腊八大天王疑似重生，处处找小强麻烦……



张小花◎著

第一混战



APC TIME
时代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黄山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史上第一混乱·第三季武林大会/张小花著. —合肥: 黄山书社, 2009. 4
ISBN 978-7-5461-0470-6

I. 史… II. 张…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23007 号

史上第一混乱·第三季武林大会

张小花 著

责任编辑: 沈 杰 李玲玲

出版发行: 黄山书社

地 址: 安徽省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圣泉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7 层

邮政编码: 230071

网 址: www.hsbook.cn

印 刷: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00mm×1000mm 1/16

印 张: 19.5 插页: 1

字 数: 300 千

印 数: 00001—13000

版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461-0470-6

定 价: 26.8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CONTENTS

- 第一章 上下五千年 1
- 第二章 铁砂掌 5
- 第三章 老虎 9
- 第四章 第109条好汉 13
- 第五章 要赢 18
- 第六章 理想和现实 24
- 第七章 虽千万人，吾往矣 28
- 第八章 天赐神力 33
- 第九章 不是决赛的决赛 38
- 第十章 一根冰棍 42
- 第十一章 杜甫 47
- 第十二章 决赛 51
- 第十三章 秦朝的游骑兵 57
- 第十四章 希望小学 61
- 第十五章 八大天王 66



第十六章 小强的危机 72

第十七章 死局 79

第十八章 二傻，二傻 84

第十九章 最接近上帝的人 90

第二十章 谈笑间，育才灰飞烟灭 95

第二十一章 寻找岳飞 100

第二十二章 9527 106

第二十三章 邓元觉 113

第二十四章 范进 117

第二十五章 夜宴 122

第二十六章 市长级的门房 126

第二十七章 吃秦桧 130

第二十八章 锄奸行动 137

第二十九章 基督山天蓬元帅 144

第三十章 曹小象 150

第三十一章 费三口 156

第三十二章 新生代 300 160

第三十三章 两个“半人” 167

第三十四章 搬箱子 171

第三十五章 如影随形 178

第三十六章 隔岸观火 184

第三十七章 前尘往事 189

第三十八章 双重人格 195

第三十九章 投案自首 200

第四十章 群英会 204

第四十一章 我是传奇 209

第四十二章 玩命的一课 213

第四十三章 一旬三斗 218

第四十四章 春空山别墅 225

第四十五章 太后吉祥 229

第四十六章 又见金少炎 234

第四十七章 武松 238

第四十八章 忘情水 245

第四十九章 伟哥 250

第五十章 数钱数到手抽筋 254

第五十一章 药，水 259



第五十二章 束湿成棍 263

第五十三章 小李广花荣 270

第五十四章 拯救好汉花荣 276

第五十五章 箭 280

第五十六章 最浪漫的事 286

第五十七章 双人床 291

第五十八章 文艺复兴 296

第五十九章 邮递员花荣 302





第一章

上下五千年

赛场上风云突变，这是谁也没想到的，项羽放开段天狼之后，他的那帮刚回过神来的徒弟顿时炸了窝。有几个蹦上擂台去扶段天狼，更多的人怒气冲冲地扑向项羽，新月队的女孩子们“呼啦”一下把项羽围在当中，拉起架子蓄势待发，眼看一场旷世群架就要打起来了。在附近观战顺便维护秩序的三百名岳家军像一把快刀一样插进两帮人中间。段天狼的那些弟子们见三百岳家军人多势众且身手矫捷，知道架是打不成了，纷纷指着项羽和新月的人破口大骂，女孩子们也不甘示弱，依葫芦画瓢原样骂回去，一时间热闹非凡。好汉们本来摩拳擦掌要去帮项羽，但见局势已经被控制住了，只好惋惜着又退了回来。

观众们也跟着疯狂了，他们挥舞着拳头和上衣，厉声高吼，很多人的血管在脑门上憋出个“十字”疱，状极亢奋。前排的观众包括一些已经被淘汰了的代表队选手们试图越过栏杆赶往事发地点，也被岳家军挡住，又发生了一些小混乱。今天到场的绝大多数观众都大呼过瘾，觉得不虚此行，这就像看球赛，射门固然让人激动，但要能看到裸奔的女球迷那才真正开心，属于意外之喜。

这时段天狼已经慢慢站起，他使劲推开想要扶住自己的两个徒弟，指着台下乱哄哄的场面沉声道：“让他们都给我滚回来。”两个徒弟急忙去把己方的人劝说回来。段天狼茫然地往四面看了看，好像不知身在何处，过了好半天才看见台上的裁判，他神情空洞地问：“我赢了？”裁判小心翼翼地地点头。

“可以走了吗？”

“……签个字就可以了。”

段天狼拿过裁判的纸笔签上自己的名字，又往四下看了看，这时所有人

都安静下来注视着他，谁也不知道他下一步会做什么。很显然他肯定是受了很大的刺激，像他这样孤傲的高手，在万众瞩目下丢了这么大的丑，很多人都想到他接下来可能会有过激行为，就连张清也在手里扣了一枚石子预备着。

段天狼签完字，四下里抱了抱拳，又冲台下的佟媛抱抱拳，然后招手带上自己的弟子，居然就此平静退场。不过谁都能看得出他脚步踉跄。

我认为项羽做得并不算过分，那一脚要是蹬上，轻则十天半个月，重则一年半载都不能恢复，不过是场比赛而已，何必下这样的毒手？

这边，佟媛已经缓过精神，她感激地对项羽说：“项大哥，谢谢了。”项羽对外宣称自己叫项字。

一个苗条的身影出现在项羽身边，手有意无意地放在项羽腰畔，轻声笑道：“英雄救美哟。”淡淡的醋意却是人人都有感觉。项羽一怔，皱眉对张冰说：“难道我做错了吗？”张冰笑了笑说：“我只是开个玩笑嘛。”

佟媛先是抱歉地看了张冰一眼，然后转过头去，看着一直在身边护持自己的扈三娘，笑道：“姐姐，可惜我不能和你在擂台上相见了。”

扈三娘挥挥手：“现在说这些干吗，养伤要紧。”

佟媛说：“我没事了，倒是你的比赛……”

扈三娘一拍秃头，再看自己那边的擂台，裁判都没了。段景住凑过来说：“裁判说咱们的比赛算你弃权，我连名都签了。”

佟媛抱歉地搂住扈三娘的腰说：“姐，有时间咱俩好好打一次。”

扈三娘一脚把段景住踢开，亲热地拍拍佟媛的肩膀：“等的就是你这句话。”两人相视一笑，我却暴寒了一个，此情此景怎能不让人想起电影里东方不败和她（他）的小妍？

项羽现在已经成为人们注目的对象，他并没有半分的不自在，和张冰慢慢离开大家的视野。现在他终于又成了英雄项羽，唯一遗憾的是他身边的虞姬好像有点小心眼。

还有一件事我得操心，那就是如果别人问起我来我该怎么说，我很难解释一个包子铺老板为什么能有如此强悍的身手……

和育才的团体赛我想了很久该怎么打，话说人争闲气一场空，北京小青年虽然说话有点损，但也是为了“育才”这俩字，至于我们这个育才，好像已经有点过于引人注目了，而刘秘书那边，我想进了团体前八也算有一个交代了。在开赛初始，刘秘书一到有团体赛的日子就特别紧张，尤其是比赛刚

完问结果，口气那叫一个提心吊胆，可是自从进了三十二强以后他反而不闻不问了。据吴用的分析，刘秘书是不知道该说什么，怕影响军心，口气重了怕有压力，口气轻了怕我们骄傲，所以索性放任自流，尽情发挥；不过据我分析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原因，我的分析是：进了三十二强以后，他就可以看电视直播了。

我猜老刘心里早就乐开了花了，本来嘛，一个建在荒郊野地龙门客栈似的学校能在高手如云的比赛里闯进前八还想怎么着？他当初支持我们未必不是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现在死马变黑马，够意思了。

所以要不要进前四，我一直从昨天晚上想到今天早上，到开始穿护具马上就要上场了我还在想，结论是对方如果真的很强，我们还是按原计划就此收手。毕竟现代人练功不易，为了一句意气之争就断送人家几十年的辛苦有点不厚道，要是气不过大不了比完赛让时迁把丫们的钱啊证件啊什么的都偷了……

我胡思乱想完，刚打算把我的决定告诉林冲他们，忽然有人拍我的肩膀，回头一看吃了一惊，是组委会主席！

我不知道这老头为什么会出现在我们棚子里，只能小心地赔着笑。老头倒是很和蔼，他笑眯眯地看了看棚子里的好汉们，对我说：“跟我走一趟吧。”

我愈加不知道他要干什么，只好期期艾艾地说：“我这还有比赛呢……”

没想到这老家伙很干脆地说：“反正也用不着你，跟我走吧。”

“您身为组委会主席和评委，这么说是不是对我们的对手有失公允？”

主席笑着拍了我一把：“少废话，就说我特批的，你们可以只用四个人比赛。”我觉察出来了，他这一掌不轻不重暗含警告。我只好苦着脸把刚穿上的防护服扒在地下，说：“那走吧——”

林冲道：“小……萧领队，我们的比赛怎么打？”他的意思我明白，就是问该输还是该赢。随着比赛到了尾声，好汉们也迫不及待起来，丝毫不用怀疑如果今天结束比赛他们明天就会一起出现在开往梁山的地铁上。

问题是我该怎么说，难道能当着主席的面说“能输就输吧”？

我只能很隐晦地说：“还是按原计划。”

林冲点头：“明白了。”

主席临走还不忘跟好汉们打个招呼，不得不说这老头确实没什么架子。

可是一出门他的脸就变了，背着手在前面一声不吭地带路。我只能忐忑地跟在他后面，我们拣小径又来到上次和一帮掌门人见面的屋子里，其他四

个评委都已经去观赛了，只有一个小年轻在打扫卫生。

主席习惯性地端起他的玻璃茶杯，回过头对我笑了笑，说：“坐吧，萧领队，找你来就是闲聊，不要想太多。”

外面还有我的比赛，他身为组委会主席却找我来闲聊？反正我不信，静等他后文。

主席见我表情严肃，笑道：“是真的，昨天我是一夜没睡好啊，其实就是有点好奇。”

我在沙发上拧着屁股说：“您说的是？”

主席端杯凝视窗外，正好有一队岳家军战士远远地走过去。他指了指说：“这些学生都是你手把手教出来的？”

“呃……不是，其实他们是我在一个偏僻的村子里找到的，见他们身体壮实，就免费招过来了。”

“哦，我也想，这些孩子不可能是一个人教出来的，昨天我才发现他们之中不少人跟人交手用的都是古拳法，个别招式只有残缺记载。”

“嘿嘿，是吧？可能都是祖传的吧。”在中国，祖传这两个字是游离于迷信和科学之间的一种神秘学问，可以解释很多事情，尤其适用于武术派别。

果然，主席点点头，撇开这个话题不提，又问：“团体赛上你的那四位队员都是咱们本地人吗？”

“……山东的。”

“山东的武术名家我也知道一些，可这四位我还是第一次见。”

“……是我从另一个偏僻的小村子里找到的。”

“这么说这四人和你那些学生们还不是一个地方的人？”主席呵呵笑了起来，“萧领队游历很广啊。”

“是呀是呀，咱们中华民族可是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啊。”我驴头不对马嘴地说，突然间又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第二章

铁 砂 掌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预感，我现在正在面对的这件事情如果非要有一个解释，那就是痴迷武术的主席发现林冲这帮人以后见猎心喜，迫不及待地想知道关于他们的信息。可这个解释只能是自己骗自己，我小强是个小人物，可正因为这样，危机感才特别强。我本来就是一个靠坑蒙拐骗赚点黑心小钱的当铺伙计，凭着智勇双全和幸运之神的眷顾——当然，如果你非要说我是靠流氓心态加板砖再搭配以刘老六的胡搅蛮缠才有的今天那我也没办法，反正我现在是小酒吧开着，小别墅装着小美人——看着。总之，我觉得不是每一个流氓都能有我这样的成就的，所以也就特别珍惜。鬼才知道我为什么会阴差阳错地领着一帮土匪在这里出风头，总结起来无非是因为张校长的面子和刘秘书的票子，面子是过期了的老面子；票子是对一个学校来说什么也干不了的一点票子。

主席见我眼珠骨碌碌转，拿起一只玻璃杯给我接了一杯水递到我手上，说道：“你说的这种事情我倒也是遇见过，中国地大物博，所谓世外高人肯定也有不少。”

我急忙点头：“哎，就您是明白人。”

主席笑眯眯地看着我端杯的手说：“萧领队果然是好功夫呀。”

我“啊”的一声扔掉杯子，才发觉手里的水杯像烙铁一样烫，我吹着手上的水疱，一个劲地跳脚，这老家伙故意拿了一杯热水试探我。

主席笑道：“我还以为萧领队练过铁砂掌，想不到是比铁砂掌更高一层的神游物外，苦悲大师要在，肯定得赞不绝口了。”

我也看不出老家伙是说真的还是嘲笑我。那个打扫卫生的工作人员过来把玻璃渣子扫走，他直起腰看着外边说：“萧领队，你们育才已经赢了两局了。”

我悚然一惊：“他们怎么又赢，不是说好……”主席看了我一眼，我忙改

口，“这群家伙，不等我就开打了——那个，您要没什么别的事我就先走了。”

主席冲我摆摆手：“不急不急，你现在去也晚了，不如我们好好聊聊。对了萧领队，对昨天段天狼那场比赛上突然出现的大个子你是怎么看的？”

我故作好奇说：“那人不是新月那个领队的朋友吗？”

“是啊，可是据佟媛说他还是你介绍给她认识的。”

“呃……”我尴尬了半天，说，“是这样啊？我都快把这事忘了。”我已经有点乱了方寸了。

“还有，这位叫项宇的小老弟好像还不是咱们行子里的人，听说他开了一间包子铺？”

来了，来了！包子铺老板为什么能痛殴“打遍华北（天下）无敌手”——这个放到中科院都未必能解决的课题终于被提了出来，我边擦汗边想辙。

问题是我要告诉主席包子铺老板是楚霸王项羽他肯定得跟我翻脸，要想个貌似真话的瞎话又不是我这个脑袋所能胜任的。我偷瞄了一眼主席，见他正目光灼灼地盯着我，好像已经发现了什么苗头。我突然很想知道关于这个问题他想知道什么，就假借看时间对老头用了个读心术。手机上的显示只有几个字：他们真的很熟？

我一下就豁然开朗了：项羽虽然算我半个祖宗，别人又不知道。于是——

“其实我跟他也不是很熟。”

老头当时就傻了，看着我张口结舌，说不出半句来。

我趁机站起往门口边溜达边说还有比赛马上得走什么的。主席这次没有特别阻拦，跟我说：“关于这次谈话萧领队别多心，凡是进了八强的队伍都有这么一次例行调查。”我立刻站住脚步，问：“凡是进了前八的团体都有可能得到国家的赞助办学吗？”我领着好汉们打了这么久，当然还是能捞点就捞点。

主席沉吟了半天没说话，一边的那个工作人员替他回答说：“那恐怕不行，事实上这次比赛的团体第一才会得到扶助，连第二名都只是观察对象。”

主席说：“总之你加油吧，已经有人注意你们很久了。”那个工作人员直起腰笑道：“何止个别人呀，萧领队的育才不早就就是焦点了吗？”他的这最后一句话说得我出了一身冷汗：我现在最怕的就是成为焦点，比黑心棉怕《焦点访谈》还怕。

而且这席谈话我总觉得古古怪怪，像是被一双明察秋毫的眼睛从背后死

死盯住了，甩也甩不开，跑也跑不了。

我绷着脸从主席的屋里退出来，然后撒腿就跑！

“不能再赢了！”这就是在我脑海里反反复复出现的几个字。看看吧，操场上巡逻的是我们育才的学生，赛场上打四分之一决赛的是我们育才的队伍，整个大会最抢眼的旗帜是我们的三角板加向日葵组合旗，不知不觉中我们早就成了焦点，再走下去太危险了！

我气喘吁吁地跑到比赛场，一把抓住林冲说：“几比几了？”

“2:0 咱们领先。”

我看了一眼台上的时迁说：“还能输吗？”

张清插口道：“恐怕晚了。”说着指了指记分牌，我一看第三局第三场还剩不到半分钟的时间，时迁 12:0 领先对手。

我跺着脚说：“不是让你们按原计划来吗，怎么又赢了？”

张清说：“是按原计划呀，抽签那天你不是气得又叫又跳的，说一局也不能让他们赢吗？”

我抓着头发说：“我说的是只要他们还行咱们就趁机放水……”

杨志酷酷地说：“可问题是他们不行！”

张清点头道：“其实还有一个办法能输。”

我一把拉住他：“说说！”

“我现在做手势让时迁假装掉下擂台放弃比赛，然后就剩下林冲哥哥和你。林哥哥放水输掉比赛那是没问题，至于你那就更没问题了，都不用装，就是不知道你能不能经得起 10 分钟的揍。”

我咳嗽了一声，说：“这场赢就赢了，咱们还是下不为例吧。”

这时比赛结束，我们以 3:0 大胜北京文成武就——即北京育才文武专修学院。双方领队行礼的时候对方出来的是一个陌生的大个儿，我眼睛往他们队伍里一扫，北京小青年已经很自觉地越众而出，原来他不是比赛队员，身份类似于教导主任，就跟我一样，只不过人们都叫他“经理”。这位王经理低眉臊眼地说：“愿赌服输，我们这就回去改名去，等拍了照把相片给你寄到学校。”把我逗得“扑哧”一乐。我拍拍他肩膀说：“别当真，咱育才也属于百年老校了，多不容易，我们就应该团结一致沆瀣一气把它的牌子打得更响亮。天下育才是一家，让我们停止互相倾轧吧！”

王经理惭愧地说：“萧哥这水平，一听就在牛津剑桥待过。”

我说：“牛津剑桥碰见咱育才全得歇菜，以后咱把分校开过去，就叫育才文武学校牛津分部剑桥分部。”

小王接口道：“对对，我先弄个汉语四级，情景对话凡是一见面说‘见到你很高兴’的一律劝退，不但得说吃了吗，还得回答韭菜合子……”

我说：“过六级对话场景弄成女婿和老丈人说聘礼……”

裁判听我们吹了一会牛皮，说：“签字吧，我看以后八级的场景对话就设置成俩育才的一起聊天……”

我俩都不好意思了，小王一拍我肩膀：“到了北京招呼一声，没别的，咱到唐会一醉方休。”

按规定，比赛全部结束后新产生的四强到主席台抽签，其他三强分别是红日武校、天狼武馆，还有一家远在云南的武校。至此，我们育才的原定任务已经圆满完成，后面不管抽到谁已经不重要了，因为我去意已决。

不过我还是希望对手最好是红日，或者是另一家也行。对段天狼这个人，我和好汉们都没好感，既然打定主意要放水，当然都想把这个机会让给朋友。

结果等抽完签我还没展开看，红日的那位乡农已经和云南队的代表握了手。我手里抓着纸条还在往开抹着，段天狼已经来到我身后。这小子好像已经完全恢复了原来的模样，他似笑非笑地跟我说：“不用看了，咱们下场见。”



第三章

老虎

我捏着那张纸条往回走，一路上人们都对我指指点点，有的人冲我大声喊：“哥们，下场上吧！”还有不少人拿着喇叭和汽笛冲我直吹，其中包括不少女孩子。

“我也是有女粉丝的人了。”我有点飘飘然地想。

只不过我是真的不敢再往下走了，不用别的，现在只要一个片儿警注意上我们那就很被动了。而且我们制造的震动可能已经不再局限于本市，很多被我们打败的人和队伍在好汉们的感化下已经成了育才的死党和免费宣传员。他们回到本地以后尤为着重地描述了一个世外高人的形象，这个人姓萧，是育才的领队，他手下的四大金刚个个身怀绝技，所以人们想在比赛中见他一面而不可得……

一点不夸张地说，我现在身揣 200 块钱就能走遍大江南北吃香的喝辣的，只要不跟人动手就能活着回来，而且身上的钱只会多不会少。

好在包子对我的新身份毫无概念，自从武林大会产生三十二强以后，本市地方台就暂停了原来的节目对比赛进行了全程直播，连“有我育才强”的广告都得插播三次。包子对此很不满，她每次一转过来看见屏幕上纷纷扰扰的体育场就立马换台，一边抱怨道：“这破大会还没完呀，《奋斗》还演不演了？”有时候我也偶尔跟她说一声，说我们育才进十六了进前八了，包子“哦”一声就完了。我估计就是因为她听说连我们这样的都进十六进前八了所以才不看的。

包子是一个马虎的女人，马虎到就算我当了美国总统，只要不跟她她说一声她也察觉不到的程度。

包子也是一个敏感的女人，敏感到就算我是美国总统，在 FBI 和 CIA 的掩护下泡妞照样逃不过她老人家法眼的程度。

我回到棚子里，张清和董平一起围过来问：“谁呀？”在他们身后，连卢俊义和吴用他们也都竖起耳朵听着。比赛到了这个程度，好汉们都特别关心起来。

我指了指段天狼他们的席子，张清搓着手说：“这回终于有对手了，咱们好好跟他们干一场。”

我面色凝重地走到最前面，拍了拍桌子说：“趁大家都在，开个小会，就一句话：咱不能再赢了！”好汉们虽然都心里有数，但我把话一说出来，还是都沉默了。

“董平哥哥，狗哥，你们俩的单人赛咱们也不能再往前了，明天能输都输了吧。”

董平说：“明天我还得赢一场，我对手是老虎。”

我纳闷道：“老虎也进十六强了？”

董平笑着说：“你不知道，这小子功夫还是挺硬的。”

我说：“那得赢，他对咱知根知底的，要输给他说过不去。”

段景住喊道：“小强，你就让我好好打下去吧，反正我也拿不了第一。”

我见他满脸淤青，知道他能有今天完全是拼出来的，要他主动放弃他肯定是舍不得，于是跟他说：“那你看着办吧。”

在宾馆的餐厅里我碰到了老虎，这小子乐呵呵的。我问他高兴什么呢，他说：“你不知道吧，我明天的对手是董大哥。”

我奇道：“他答应你放水啦？”

老虎横了我一眼说：“我知道董大哥看不上我，他可以不收我这个徒弟，但他明天必须得好好跟我打一场。”

我翻个白眼说：“我看是好好揍你一顿。”

老虎丝毫不以为意：“跟你说你也不懂。哎，对了，打团体赛的时候你老跟着算怎么回事啊？”

“什么怎么回事，我领队啊。”

“就你？还领队？来咱哥俩先过几招！”

我吓得一下跳出两丈开外，老虎一看就乐了：“哟，还真练过？”

回到房间我一晚上都在唉声叹气，包子从卫生间里探出头来说：“我说你这是怎么了像丢了钱包似的？”

“……比丢了钱包还让人揪心。”